

莊子學史

第三册（增补版）

方 勇 ○ 著

◎ 人 人 大 版 社

莊子學史

第三册（增补版）



●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第六编 明代庄子学

第一章 明代庄子学概说	3
第一节 明代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3
第二节 明代庄子学的发展过程	8
第二章 明初的庄子学	17
第一节 宋濂的《庄子辨》	17
第二节 薛瑄对庄子的论说	23
第三节 《永乐大典》所反映的庄子学	27
第三章 明代心学家的庄子学	32
第一节 明代心学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32
第二节 王守仁对庄子思想的多所推阐	37
第三节 杨起元的《南华经品节》	45
第四章 前后七子派的庄子学	51
第一节 前后七子派文艺观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51

第二节 王世贞的《读庄子》、《南华经评点》	60
第三节 胡应麟对庄子的论说	71
第五章 唐宋派的庄子学	76
第一节 唐宋派文艺观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76
第二节 唐顺之的《南华经释略》	84
第三节 归有光、文震孟的《南华真经评注》	88
第六章 杨慎的庄子学	117
第一节 杨慎三种庄子学著作概说	117
第二节 杨慎在旧音义外每作新说	124
第七章 朱得之的《庄子通义》	131
第一节 以儒解庄的思想倾向	131
第二节 对《庄子》文学性的精心分析	141
第三节 对《庄子》篇章真伪的用心探究	145
第八章 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	152
第一节 取名《副墨》的用意	152
第二节 以《庄子》为《老子》之注疏	156
第三节 以丹书佛经印证《庄子》	162
第四节 对《庄子》文脉的潜心探究	169
第九章 沈一贯的《庄子通》	174
第一节 对旧注旧说的贬驳与称引	174
第二节 对庄子与儒佛思想异同的多所辨说	179
第三节 对内、外、杂篇的独特理解	188

第十章 释德清的庄子学	194
第一节 《观老庄影响论》倡“三教一致”说	194
第二节 《庄子内篇注》以佛理解释庄子	198
第十一章 焦竑的《庄子翼》	209
第一节 采摭前人治庄著作四十馀种	209
第二节 每以儒学佛理会通庄子思想	212
第三节 对历代治庄者多有评说	217
第十二章 李贽的庄子学	224
第一节 李贽“童心”说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224
第二节 李贽的《庄子解》	233
第十三章 释性通的《南华发覆》	237
第一节 以“道德”二字为内、外篇之指归	237
第二节 对杂篇的独特理解	244
第三节 以庄解庄与对节目文脉的潜心体悟	247
第十四章 公安派的庄子学	251
第一节 公安派“性灵”说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251
第二节 袁宏道的《广庄》	258
第三节 袁中道的《导庄》	271
第四节 陶望龄的《解庄》	277
第十五章 竟陵派的庄子学	282
第一节 竟陵派“真诗”说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282

第二节 谭元春的《庄子南华真经(评点)》	289
第十六章 李腾芳的《说庄》	300
第一节 对庄子思想的独特解说	301
第二节 以儒佛解说《庄子》之倾向	307
第三节 明切晓畅的解说《庄子》之风格	316
第十七章 陈治安的《南华真经本义》	320
第一节 《南华真经本义》其书考	320
第二节 对庄子“本义”的探究	323
第三节 儒学化的解庄倾向	339
第四节 道教化的阐释倾向	345
第十八章 程以宁的《南华真经注疏》	351
第一节 每引道教丹术与“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351
第二节 以内丹修炼路数印证《庄子》的独特视角	359
第十九章 方以智的《药地炮庄》	366
第一节 合古今之说以炮制庄子	366
第二节 称“庄子为孔门别传之孤”	373
第三节 谓“庄是易之变”	378
第二十章 傅山的庄子学	385
第一节 以解庄抒发遗民情怀	385
第二节 对郭象注多有异议指摘	391
第三节 对庄学范畴每有精妙评点	395

第二十一章 王夫之的《庄子解》	401
第一节 “未始出吾宗”	403
——对庄子思想脉络的梳理	
第二节 “探化理于玄微”	412
——对庄子思想观点的呈露	
第三节 “循斯须之当”	428
——对庄子思想的发挥	
第二十二章 明代其他学者的庄子研究	436
第一节 邵弁的《南华真经标解》	436
第二节 陈深的《庄子品节》	443
第三节 孙矿的《南华真经(评点)》	445
第四节 李光缙的《南华肤解》	450
第五节 陶崇道的《庄子印》	457
第六节 周拱辰的《南华真经影史》	464
第二十三章 明代戏曲、小说领域的庄子学	470
第一节 明代戏曲、小说领域庄子学概说	470
第二节 王应遴的《逍遥游》	477
第三节 谢国的《蝴蝶梦》	480
第二十四章 明代佛道二教学者的庄子学	490
第一节 明代佛道学者庄子学概述	490
第二节 觉浪道盛的《庄子提正》	503
第三节 俍亭净挺的《漆园指通》	513
第四节 曹宗璠的《南华泚笔》	518

第二十五章 明遗民的庄子学	529
第一节 明遗民对庄子多有新说	529
第二节 钱澄之的《庄子诂》.....	539
第三节 文德翼的《读庄小言》.....	544

第六编

明代庄子学

第一章 明代庄子学概说

第一节 明代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得益于道教人士的多方支持,所以在立国之后,比较崇奉道教和道家,并亲为《老子》作注,是继唐玄宗、宋徽宗之后御注道家著作的又一位帝王。按理说,依托这样的政治背景,明初的庄子学应该出现较好的发展势头,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到底何在呢?

对明代历史稍有了解者都知道,有明诸帝虽然大都崇尚方术,信奉道教,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利用道教、道家为其政治服务。朱元璋作为一位励精图治的开国君主,其亲为《老子》作注解,并不是要阐扬玄虚之理,也不想侈谈金丹之术,而是要以修齐治平为法,直接从书中诠释出治民安邦的大道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明初便有不少学者曾对其中包含着“治道”的《老子》作了注解或集注,而对极力剽剥儒学、反对一切君主政治的庄子著作,却鲜有问津了。

更应当指出的是,朱元璋为了达到其所谓教化、善俗、致治的政治目的,便命令全国所有府、州、县都必须设立儒学,“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并与刘基议定了一套比唐宋时更为完备的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明史》卷七十),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必须

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永乐时,胡广等又奉成祖之命,多采宋儒之说,编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由朝廷颁行天下,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样本。这就把所有读书人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使他们都成了新儒学的信徒。而理学作为明代的官方哲学,在本质上是排斥庄子学的,再加上当时用来试士的是讲究“排偶”的八股文,与庄子那行云流水般的文风甚不相类,人们怎能有兴趣去研习《庄子》呢?我们曾在本书中说过,唐玄宗曾诏令士子习《庄子》,并作为试士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大大激发了士人们研读《庄子》的热情。宋代是否曾以《庄子》试士,目前虽还难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宋真宗却曾于景德间诏臣下校定摹刻《庄子释文》,当时的国子监也刊印过《庄子》,徽宗甚至还于重和元年诏太学、辟雍为《庄子》置博士,而王安石、苏轼这两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又皆好谈庄子,这就使宋代出现了庄子学热潮。可是明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科举取士制度,虽说皆是沿袭唐宋而来,却已完全排除了有关《庄子》的内容,而像宋濂这样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化大臣,本来就对庄子思想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则明代前期自然也就没有庄子学生存发展的空间了。

明代前期统治阶级还曾施行过更为严酷的文化统治政策。“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駁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条)众所周知,庄子著书,旨在“剽剥儒墨”(司马迁语),满是“亵渎帝王圣贤”之语,而明代前期朝廷却有如此严

厉的文化禁令，则此时庄子学几乎完全处于窒息状态，也就可以想见了。

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庄子学却渐渐有了起色，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那么，这一现象到底是在什么特殊背景下出现的呢？

原来，自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和贸易转趋活跃，这就对士大夫的心灵和传统价值观念造成了冲击。兼以从正德开始，朝纲日坏，朝政日非，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变得力不从心，于是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化的人文启蒙思潮。因此，程朱理学虽被明代最高统治者钦定为官方哲学，但理学内部却出现了新变思潮，强烈要求从程朱理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以获得心性的自得和彻底解放，这就酿成了声势浩大的明代心学。其实，这种新变思潮早在明代前期就已隐约出现。如当时的理学家吴与弼，虽然崇奉朱熹之学，但也较多地接受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他安于清贫，每欲“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康斋集》卷十一），希望达到一种“物我两忘”（同上）的精神境界，表现出了庄子般的精神风貌。他的弟子陈献章，更是“杂释老”（林俊《邑城白沙祠碑记》），“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自谓“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当其境与心融，时与意会，悠然而适，泰然而安，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干”（《陈白沙集·湖山雅趣赋》），意欲追求一种符合生命本真的生活情趣。总的说来，明代心学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吸收佛、道尤其是禅宗和庄子的任心适性思想，这就给庄子学在明代的兴起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托。

及至“姚江（王守仁）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确实，王守仁所倡导的心学，不但风靡天下，流传超过百年，而且正如恪守正统儒学者所说，显然是与程

朱理学背道而驰的“异说”。因为王氏治学，曾“出入于佛老者久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而且还公然声称“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王文成全书·年谱》引）。实际上，王守仁援引禅宗、老庄的心性思想就是要反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人心”与“天理”对立起来，以此来“复此心之本体”（《王文成全书·与黄勉之》），“顺其性以全其天”（《王文成全书·性天卷诗序》），真正将长期匍匐于“天理”权威下的“人心”解救出来。他的弟子王艮又创立了泰州学派，强调“百姓日用是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引），甚与庄子“道无所不在”、禅宗“平常心是道”等思想有以相通。泰州之学经王襞、王栋、徐樾等人的推阐发挥，至罗汝芳便提出了“赤子良心”说，李贽复又提出了“童心”说，这就进一步掀起了个性解放的思想浪潮，真可谓“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正是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才给庄子学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事实上，王守仁的门人和后学并不仅仅停留在援引庄子思想上，也仅仅给庄子学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还是积极参与《庄子》学术研究的人，如朱得之、唐顺之、王宗沐、杨起元、焦竑、李贽、陶望龄等皆撰有庄子学专著，多为历史上著名的治庄学者。

从总体上来看，明朝佛教各教门已日益失去其教理所固有的显著理论特征，比唐宋时期更明显地呈现出了与儒、道合流的趋势。如紫柏真可主张“三家一道”，蕡益智旭倡言“三教一理”，云栖祩宏认为三教的根本目的并无不同，憨山德清则更著有《观老庄影响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三教一致”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才敢走出佛教门限，长期致力于道家著作研究。如释德清曾花费巨大精力撰写了《庄子内篇注》一书，释性海竟以三十年的心力著成了《南华发覆》一书，从而都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庄子学名家。同样，作为道教内丹东派之祖的陆西星，其撰写《南华真经副墨》则主要

采取了引佛典证《庄子》的方法,这也何尝不可视为当时三教合流趋势的产物!

明代三教合流,越到后来,越是表现为心学、佛禅与老庄思想的合流,共同起着冲击程朱理学禁锢的作用。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晚明时期一大批著名文人学士,既承祧王门心学宗旨,证悟佛禅教理,以获得心性的解放,同时又十分崇尚老庄素朴贵真、一任自然的思想,试图借此来表达其超然适性的人生态度和素朴求真的美学思想,这就对庄子学的复兴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如唐宋派的重要代表唐顺之,是南中王门心学的传承者之一,晚年又自觉追踪庄子,欲于“寂寥枯淡”之中求“不欲不为之初心”(见《荆川集·寄黄士尚辽东书》),故其为文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荆川集·与茅鹿门主事书》),并撰写了《庄子释略》一书,以表示他对庄子的独特理解。后七子中成就最高的王世贞,曾为文坛领袖二十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明史·王世贞传》),晚年又以优游求自得,为文重在表现“真我”,所著庄子学著作有《读庄子》、《南华经评点》等。李贽既是泰州学派的承祧者,又曾落发皈依佛门,更对老庄有着浓厚兴趣,实可谓为“异端之尤”,故其遂敢倡言“童心”之说,并撰有《老子解》、《庄子解》等著作。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袁中道、陶望龄,一方面服膺王门心学,证悟禅理,另一方面又嗜好老庄,故其为文能“独抒性灵”,并著成《广庄》、《导庄》、《解庄》等专著。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对佛禅、老庄也有浓厚兴趣,故其论诗甚重具有“真气”的“真诗”,同时还撰写了《庄子辨疑》、《庄子文归》、《庄子南华真经(评点)》等庄子学著作。

当然,王守仁所倡导的心学虽然冲破了程朱理学的禁锢,但其理论本身却显得比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更为虚浮不实,于是很快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如杨慎于嘉靖初谪戍云南永昌之后,益发肆力古学,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靡所不究,因而对程朱理学

末流尤其是陆王心学的空疏之弊深表不满，首先进行了发难。他除了在理论上对这种空疏学风进行激烈批判而外，还在实践上亲为表率，对“古学”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兼以他当时很需要从老庄思想中寻求精神解脱的良方，所以对《庄子》的研究用心甚专，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明代庄子学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自宋代以来，文章评点之风开始盛行，明代以归有光、唐顺之、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又继承了宋人的做法，每选取前代文章之可为法者予以评点，而当时以八股取士又让人必须讲究文章“法度”，于是评点八股文之书充斥书肆，其影响所及，遂使《庄子》评点之风迅速盛行起来，如从明后期的归有光、王世贞、李廷机、陈深、方虚名、陈仁锡、沈汝绅、孙矿、韩敬、徐晓、周拱辰，直至明末的文震孟、谭元春等等，皆对《庄子》作过评点，并多有专著传世。

在鼎革之后，诸如觉浪道盛、方以智、钱澄之、归庄、屈大均、王夫之、傅山等明遗民（包括遗民禅），都纷纷走近庄子，大多还把他与屈原相提并论，借此来抒发其念念不忘故君故国的思想感情，显示其坚决不仕清朝的志节情操，从而使明代庄子学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

第二节 明代庄子学的发展过程

明代庄子学承宋元庄子学之绪余而肇其端。被朱元璋推为有明“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于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著成《诸子辨》，其中《庄子辨》部分当可视为明代庄子学的开端。在《庄子辨》中，宋濂高度赞美了庄子的文章，认为“其文辞汪洋凌厉，若乘日月，骑风云，下上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而对庄子的思想则采取了批判、否定的态度，明显地反映出其作为一位正统儒者的卫道精神，与宋代理学家的庄子观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胡广等曾于永乐间奉诏

编纂了《性理大全书》，其中卷五十七的《诸子·庄子》大致乃是袁辑宋元理学家批评庄子的话而成，正反映了明初官方旨在借宋元理学家以批判、否定庄子思想的基本态度。解缙等于永乐间奉诏编纂了《永乐大典》，其中摘录《庄子》文字及宋末以来人们为《庄子》所作的注解甚多，在客观上为保存有关庄子学资料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摘录者有意剔除《庄子》及有关注解中一些否定孔子、抨击仁义之类的话，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官方所持的庄子观。

比较起来，明初有少数学者在私人著述中所反映出的庄子观则稍微显得有点生气。如史谨说：“非效宰予寝，自得庄周灵。适与幽独会，栩栩梦友生。”（《独醉亭集·夏日睡起》）叶子奇说：“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诵之令人有生意。”（《草木子·钩玄篇》）王偁说：“庄周放达，禹稷躬耕。吾诚何暇以论此，前有尊酒君须倾。”（《虚舟集·前有尊酒行》）说明在当时的私人著述尤其是一些抒发个人情性的诗作中，犹可见到作者们偶尔流露的对庄子的向往之情。而在杨士奇的诗作中，这种情况尤为多见。今移录其《东里集》中的部分诗句于下：

云山深处草亭幽，磐石垂萝古木稠。世外不知尧舜理，超然放意似庄周。（《题凌士昌所藏张子厚山水》）

尽恋长生养性灵，力求大药扣玄扃。庄生自有逍遥论，不道千龄胜百龄。（《胡学士在北京闻予病寄诗慰问次韵奉酬》）

案有庄生论，门临孺子坊。游心邈千载，尘虑已都忘。（《次韵答胡若思宾客》）

家邻清节先生里，案有蒙庄傲吏书。闲对青山成逸趣，遽传丹旐引灵车。（《挽曾鞏主事父》）

江边园里擅幽居，清酒香茶夜不虚。定是不闻风雨发，半酣高咏漆园书。（《夜雨次韵寄蔡用严杨仲举》）